

随笔苑

有一种爱是放手

刘美花

时光回溯，高校和中专毕业生的履历表上，择业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填空题。而今，自由择业的闸门已开启多年，一代代年轻人走向人生的十字路口，也拉开无数家庭关于“未来该往何处就业”的漫长对话。

父母对孩子各有期盼。有的家长希望孩子继续深造，有的家长希望孩子考入体制内，而孩子们自有躁动的心，他们渴望走出老轨道，去闯荡世界。为人父母，我们总想将大半生的体悟浓缩成几句箴言，递到他们手中。可智慧，从不靠言语传递，只能依靠经历。

我的孩子曾和大多毕业生一样，站在就业的十字路口。她的蓝图，与我的构想大相径庭。那些劝不动的日夜，我常常忧叹，只有向名人名著找答案。正像一粒种子，唯有深植于经历的土壤，破土后经历风雨，沐浴阳光，才内化为生命蓬勃的景象。“智慧靠‘体’，知识靠‘习’。人只有被电过，才知电的厉害。”名人之言似一道光，在我困惑的心空闪过。聪明人知道自己要什么，而智慧的人，更懂得自己不要什么。这份“懂得”，无法赠予，只能在生命的实践中得到。这让我心空的乌云逐渐消散。后来我读黑塞的生平和作品，知他是在用一生的脚步寻找最好的自我，合上他的诺奖作品《悉达多》，仿佛听见心中一声轻响，我所有的执念瞬间释然，眼前光芒万丈。我忽然明白，我的孩子，正是这个时代的悉达多，我该学习悉达多的长辈。

悉达多，出身显赫，父亲为他铺好辉煌的前途。然而，日复一日颂书，他听见的却是灵魂枯萎的声音。那个离家的清晨，父亲凝视儿子眼中不屈的火焰，在那倔强里，看到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最终，他把爱化为放手，没有阻拦，只是深沉道：“你去吧。但你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悉达多踏上征途。他先是成为一名苦行僧，在极端的饥寒与静坐中磨砺肉身，试图以痛苦抵达真理。但他渐渐醒悟，忍受饥寒并不是不饥寒，心却依旧无归宿。三年后，他终于留下背影给了苦行僧们。在繁华的城邦，他遇见了美丽的卡玛拉。她告诉他，没有财富，连爱的门槛都跨不进。悉达多转身投入商海。曾经苦修磨砺出的心境，反而让他在财富游戏中游刃有余，短短数年他便富甲一方。可当他站在镀金的镜子前，看到的却是一个眼神空洞、面无表情的陌生人，天天做陀螺，哪有一丝生命的朝气。一个夜晚，他把背影留给妻子，如同当年的弘一法师，转身都不是背叛，而是灵魂在寻找最终的归宿。他来到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边，走在投河的边缘，河水的声音洗去了他的妄念。昨日之水已逝，明日之水未至，生命唯一的真实，只有当下。他成了一名摆渡人，大道

至简，朝迎晨光，暮送晚霞，不思昨天，无忧未来，活在当下，他终于找到内心的安宁。妻子中毒死去前，送儿子来他身边，他儿子不愿做摆渡人，当他的儿子也像当年的他一样决意离开时，他望着那个远去而消失的背影，才真正懂得父亲当年放手的深意，懂得妻子沉默地放手让他离开是因为爱。路终究都要自己走，只有在经历中方能寻得智慧。

我的孩子，经历了她的“悉达多”之路。硕士期间，走上学术之路，我看着她为论文熬心血，远赴智利答辩，自豪地举双手支持，觉得她在实现我未实现的梦。然而，当她在深夜里一次次面对论文，她终于听见内心的声音：这条路上的孤独，并非她所愿。她选择了放弃。那一刻，我咽下“可惜”二字，只能尊重孩子的选择。后来，她的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国际公务员的岗位，一个可以环游世界的梦。尽管我心中满是对漂泊的担忧，但仍在经济和精神上为她托底。当她知晓远方的动荡与不安，重新发现脚下这片土地的国泰民安，她再次转身。她的每次转身，都像一次小小的地震，震得我晕头转向，我需很久才能重建内心的秩序，却也暗自庆幸，她始终不曾躺平，我终把对她的爱化作对她的尊重。再后来，互联网大厂的高薪向她招手。看着她踏入那座流光溢彩的玻璃大厦，我担忧得夙夜忧叹。几个月里，她经历了夜晚十一时依然灯火通明的写字楼，体验了快节奏的疲惫职场。她告诉我，那个四十岁的部门主任，眼神飘忽不定，挣了很多钱，却好像是弄丢了时间和自己，我可不为钱活。尽管公司以丰厚的薪水挽留，她还是把背影留给公司。在那个加完班的深夜，她发微信说：“妈妈，我好像知道不要什么了。”我暗暗庆幸，经历让她找到智慧。正是这几次看似曲折的“弯路”，像一次次精准的雕刻，让她生命的轮廓愈发清晰。她的心开始沉静，积蓄力量踏入新征程。回望来路，那个曾担任学生干部的优秀毕业生，内心深处渴望的是一份能服务国家、连接社会的价值感。她最终经过国家的层层筛选，进体制内工作。薪资虽寻常，她的眼中却重新焕发出生命的光芒，那是一种将热爱投入其中的从容自适。

也许你正站在孩子人生的路口，与他们一同经历选择的焦灼，请相信，我们对孩子最深沉的爱，或许该化作尊重的姿态。“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不必担心他们飞去的方向，生命自会引领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不必忧虑他们潜入的海域，经历自会带他们游向适合的彼岸。我们无法代替他们经历风雨，正如我们不能代替他们感受阳光。孩子们的每一次尝试，哪怕看似绕远，都是通向自我的必经之路。

以春为序

徐菁涵

立春的晨曦，在岁初的群山氤氲着铺开一层柔光。“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春光葳蕤，弹拨着东风的春弦，穿越层峦叠嶂的回响，将冬日的沉寂碾碎，熏染作初春的晨雾，宛若朦胧诗的诗行，在光的指尖轻颤；舒展成柔软的韵脚，低吟着生命的初醒。

立春为岁首，以春为序，万象更生。立春，中国人丈量三千年的刻度，古时的迎春礼，已经化作晨练的太极拳、放飞的纸鸢、窗花上的中国结。

记得儿时，每到立春，爷爷总让我剪些红纸，写上“春”字贴在门上，爷爷说，这是迎接春神的仪式。墨香混着浆糊的气味，成了记忆里立春的味道。这个习惯我一直保留着，只是我写的“春”字总是不像柳体也不是赵体，歪歪扭扭的，倒是春天里刚抽出的新芽。

奶奶在这一天会让我啃几口萝卜，说是可以祛除瘟疫，祛病强身，这也是咬春的习俗。不过，我还是喜欢奶奶做的春卷。制作春卷是最让我兴奋的环节。奶奶拿起一张薄如蝉翼的春卷皮，放在手心，舀一勺馅料放在皮的一端，然后轻轻卷起，两边往里一折，再继续卷紧，一个小巧玲珑的春卷就包好了。我在一旁看得心痒痒，也依样画葫芦地卷起来，可春卷皮在我手中却不听话，不是馅料放多了包不住，就是卷得松垮垮，菜汁渗透皮，最后溃不成卷，只好再垫一张皮。结果，成了鲁迅文章里说的：吃的春卷像小枕头一般。

夜里，我独坐书房，案头的水仙开得正好，洁白的花瓣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晕。我翻开一本旧书，书页间夹着一片去年的银杏叶，金黄的颜色已经褪去，却依然保持着完整的形状。时光的流逝，告诉了我们关于真实与接纳的深刻哲理。立春，不只是一个节气，更是一种期待，一种坚持，一次成长。

哪个生命不想在春天里长大？哪个生命在春天里不会长大？春天，托得住苦难，沉得住煎熬，撑得住坚持；春天，足够博大、包容、深刻。

你知道的，我们中有人披星戴月地闯市场，纵入一片看不见光的青纱帐，只为寻找那一丝可能出现的光；我们晨炊星饭地在岗位上坚持，只是为了以瘦削的肩膀扛起家庭的前程；我们常驻异乡融入“此心安处”的最美迁徙，只为了做一个追梦人无关春月的初心。我们力争做到最好，踮起脚向上伸手去摘最近的星辰，却并非能够如愿，脸颊反而被一个又一个项目嵌入不可磨灭的风霜，指尖磨出敲打键盘的青春之茧。

“行人更在春山外”，如何不辛苦？如何不劳累？我们盼望春天，盼望“春和景明，波澜不惊”；盼望“春望山楹，石暖苔生”；盼望“不负春光，不负征程”。

这是我们的春天，四季轮回的起点，正吹响万物复苏的号角。

这是我们的春天，十二律吕的流转，正谱写万象更新的序曲。

这是我们的春天，二十四节气的韵律，正轰鸣万马奔腾的交响。

以春为序，敬此枯荣；以春为序，履践致远。春光至，呼君子；潮声应，满江红。

诗歌港

立春

邓兆文

残雪未消，形骸已减三分
门前的小花园，不知何时
多了一点朦胧的红
枯草仿佛一夜之间
苏醒过来，步行的石径上
已可见淡淡的绿
天空鹤影盘桓
猫在窗外不停地叫
春天果真动了情
冰棱在檐下
发出咔嚓咔嚓的断裂声

回家的行囊

赖玉华

雪
漫过岁末的站台
行囊很瘦
却盛满，一整年的等待
车票被掌心焐热
合着归乡的节拍
细碎的雪花
落满归途
行囊的轮子，碾过
记忆里的长巷
推门时
把未说的惦念
反复斟酌的问候
和着袅袅炊烟
轻轻抖落

我是被雪花打败的

高明芝

今天是小雪
见到的却是阳光
节气是对人说的
老天爷不听它摆布

两排高大的银杏树
有的叶子掉光了
有的还剩一半黄叶
还有一棵仍郁郁葱葱

这能怪谁呢
土地说他一视同仁
阳光与风相视而笑
是我们格外眷顾她

如此坚守有无意义
因为终究是落叶树
但那时她却能自豪地说
我是被雪花打败的

夜景

奋飞

日落西山
农家亮起灯盏
爷爷眯眼蹲坐炕头
悠闲填满烟锅
奶奶盘膝摇动纺车
织出绵长岁月
娃娃书本摆满炕桌
稚拙写下希望